明史

文苑三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爲周府教授因家開封弘治五年赴陝西應舉則諸生已入場矣大言曰場中無解元主者試之賦立就果發解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年二十有二矣才敏氣豪著外集名人角藝論文聲籍甚十一年出監三關鹽課用法嚴勢豪失利被搆下獄獲釋已抗疏言出令失平宮府殊法事涉宦戚中尼不行不報十八年三月應詔上言人君不患無直言之臣嘗患已之不能用人臣不

忠言不上聞常恐人君聞之而不樂也今陛下布誠
心廣言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
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于尋常萬萬乎臣竊觀
今之事勢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
袪也爲漸者六而不可長也請悉爲陛下言之二病
一曰元氣之病士氣是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今人不喜人言凡人張拱深揖口吶吶而不吐則以
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委曲則以爲善處轉
相則倣翕然成風而大臣實倡之一遇彈劾舉廷辯
求勝語人曰我非愛官但欲曲直明耳及明矣又恬

然不去此何理也伏大臣服除非奉詔不起令大臣服除日起矣尚謂之有禮義廉恥乎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一曰心腹之病宦官是也宦官陰性而狠貪其地通近又朋比難剪令倉庫錢粮之地皆宦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耶抑倒不可廢耶倘倒不可廢每處用一二人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也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一羊十虎哉今幸有司摘發其奸人僉曰是必不宥且黨所令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奸未摘發尚有懼心已摘發矣而竟不問彼更何懼哉且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

矣又選年十五以下者五百人將安之用聚陰性根貪之徒妄行于中而國不危者鮮矣此所謂心腹之病也三害一曰兵害令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大營帶甲者數十萬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僅數十年拔之止十二萬馬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僅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馬其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羸骨馬又施置幾變等夫兵數不減于昔食粮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近近者潛當職者不以報粮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

家老弱去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絀也夫騰驤四衛者非今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徵役又不選用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以陰狡狼貪之內官茲其害可勝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而令宦官之家人子弟官之閹營禁衛之軍也而令內官掌之其把總號頭等孰非詭託買官者可遂置而弗察乎此所謂兵之害也二曰民害其故在斂重而民貧貧甚在位澤不下流也斂之既重貧者必至稱貸稱貸不足必至鬻子鬻子不足必至逃亡逃者不還居者又受累矣夫內府供用

有常數則必有常額令油蠟皮張諸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小民輸納加以秤頭必又倍矣內官監收索其賄賂必又倍矣嗟乎民既苦矣當事不肯盡言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奈之何不死且盜也此所謂民之害也三曰莊場之害昔高皇帝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民既開墾為業矣今戚畹聽奸民投獻謂非其田也聽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賜之戚畹戚畹奉天子命遂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室伐其樹木于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

千里之內騷然不寧矣薊州牧馬草場數千頃地耳令三遣官勘問矣小民連年勾攝男不耒耜女不上機責妻粥子轉死溝壑者過半矣度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謂宜置而不問若百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之乎此所謂莊場之害也六漸一曰置之漸今諸邊用兵糜財曠日錢穀吏俯首供給莫敢如何稍不繼則軍將委以自解于是始行和買和買不足又行空運空運不足復乞內帑臣始官戶部太倉銀庫尚有七十餘萬今耗已過半而乞猶未止欲不置得乎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盛矣猶

猶不已左右近侍孰非造寺者動作孰非以鉅萬計者彼其出以鉅萬則其入不止鉅萬明矣財既聚于私室陛下又發敕給費修葺之國安得不匱此漸之當防者一也二曰盜之漸今天下雖安然而嘯衆殺人焚劫邑聚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設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然粟此亦可為寒心矣宜及此時急選良有司悉心撫字且咨令整飭城池軍馬庶幾有備無患乎此漸之當防者二也三曰壞名器之漸王者奉天理民祕此名器而已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不

知此何典也如大學士萬安醜穢彰露陛下既斥逐
之矣今復蔭其子為丞則有功者何勸焉此漸之當
防者三也四曰弛法令之漸褻者犯人王禮擅奪番
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番罪狀已具法所不原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以為無罪則固追償其貨直矣以
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夫縱罪則長奸長奸
則致亂此漸之當防者四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古
帝王享國久長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
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陛下獨不
見梁武帝唐憲宗乎乃令刑寺翻覆者陛下弗止也

又詔葬其骸把不知何所取于此也夫真人太虛無
為之名也令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若神尊為真
人又法王佛于並肩與出入食珍衣錦不與陛下登
極之詔異乎此漸之當防者五也六曰外戚驕恣之
漸昔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與政及領祿
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考其田宅僮奴之制則
又不使踰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乃拔制
禮以防之者此所以保全而使之安也令陛下至親
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如侯乃不嚴
禮以為之防恐其潰且有日矣令侯招納無賴罔利

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室廬强掠人子女開設壓肆邀截商貨占據鹽利橫行江湖王威不既替乎替則凌凌則通太通則法行陛下此時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切以為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此漸之不可不防者六也疏出中外傳誦而侯張鶴齡及其母金氏交訴帝前訴夢陽十罪且指疏末張氏語為誣斥母后帝乃下之詔獄編修羅玘及言官交章論救帝以咨閣臣劉健曰此狂直不足深罪謝遷曰言雖狂其心無非忠愛帝頷之及鎮撫以獄詞上帝即命復官停俸三月金夫人猶于帝前乞

重治帝怒推案起他日帝置酒南宮鶴齡兄弟入侍
帝獨召鶴齡膝語左右莫聞第遙見鶴齡免冠觸地
蓋以夢陽言戒飭之也已而劉大夏要見帝問近日
外議若何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誦聖德如天地
帝曰彼疏中張氏左右皆言指斥中宮故不得已下
之獄後鎮撫疏上朕問當若何一人曰此人狂妄宜
杖而釋之朕揣知此輩欲媚中宮必重責夢陽致死
朕所以即令復官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稱
頌而退夢陽自是名聞天下一日道遇鶴齡乘醉大
罵揮鞭擊之落其二齒鶴齡隱忍不敢言正德初進

員外郎其冬勸尚書韓文伏闕去劉瑾等八黨且代為草疏瑾深憾之明年正月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瑾憾猶未已又明年正月摭他事逮繫詔獄欲致之死賴修撰康海救解瑾顧欲用之夢陽以病疾力辭海亦為之言乃已瑾誅起故官六年二月出為江西提學副使夢陽故高才負氣又以屢抗權貴有盛名至是益皎皎自樹而楊一清為吏部重其人往往為諸大吏言李視功名若敝屣吾惜其才強起之毋沮撓必使行其志于是夢陽益發舒始至持憲綱與巡按御史爭坐謁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公

奉勅治軍夢陽奉勅治諸生無涉也禁諸生迎謁上
官即謁令弗跪乃振士風務敦實學屬名檢表揚節
孝文教大興廉州縣貪墨吏立逐之去視鎮守大奄
蔑如也故事諸司五日聚揖巡按御史所夢陽乃廢
之又數與御史江萬實忤萬實有後言夢陽怒手鋃
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實謹避而已淮府小校有與諸
生爭者夢陽笞之為淮王所奏下萬實按狀夢陽欲
脅萬實遂互相訐奏俱下陳金金以屬布政司鄭岳
夢陽應金直萬實偽撰萬實劾金奏草以激怒金又
欲脅岳執其親信吏令報岳子沄與諸吏交通納賄

狀時寧王宸濠蓄異志威制撫按監司諸大吏獨浮
慕夢陽執禮恭甚夢陽既與諸大吏忤亦倚以自強
且為撰陽春書院記宸濠乃助夢陽共齮齕岳即奏
岳通賄而因法掠治不已夢陽又私諸生欲于例外
多優其家與民訟者不問曲直輒右之以是與參政
吳廷舉有隙而吉安知府劉喬亦為所推辱不能堪
乃求夢陽短白萬實并偽為奏草事俱奏之萬實既
掣肘即掛病去廷舉亦奏夢陽侵官不俟命徑去夢
陽益切齒喬屢疏劾其贓賄時諸司皆畏夢陽恣睢
金亦以軍前多事不暇請盡以諸奏詞付之巡撫任

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漢等顧慮遷延不決於是給
事中王績言江西群盜縱橫而各官競逞私憤無憂
國心請特遣使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會奭按之
忠至繫夢陽廣信獄諸生群入訴冤忠不聽召夢陽
責數之竟坐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冠帶閑住而岳奇
廷舉俱議罷有差時正德九年五月也嘉靖元年御
史周宣追論其交通宸濠得旨逮治牒下開封其守
重等一隸令坐提隸臂血淋漓坐罵夢陽門夢陽乃
因服詣府送至京師下吏驗治無狀會尚書林俊力
救竟坐陽春書院記削籍歸其守猶錄刑部爰書張

夢陽門以辱之夢陽自是不振以八年九月卒于家
年五十有八其自號空同學者稱空同先生初弘治
時李東陽以宰臣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
其萎弱倡復古學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其黨王九思康海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和之
于是有七才子之目而鄭善夫顧璘薛蕙朱應登輩
亦皆隨聲附和其後吳郡黃省曾會稽周祚千里
致書願為弟子由是其道大昌迨嘉靖朝李攀龍王
世貞出復祖述之天下奉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
爭效其體而詩文工派實自夢陽而亡迄于崇禎其

風始息而國運亦終矣夢陽為人性剛難近自恃其
才好上人故人多畏而惡之始與何景明康海邊貢
友善其後皆有違言而于景明尤不合屢書相駁王
九思薛蕙亦皆離而去之以是晚節益落寞賓客罕
至子枝進士海州判官婦弟左國璣字舜齊舉于鄉
嗜酒落拓竟以酒死妹子曹嘉字仲禮舉進士至山
西布政使兩人並能詩而性行狠戾夢陽數為所窘
云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詩古文弘治十一年
舉于鄉年方十五宗藩貴人爭遣人負視所至聚觀

若堵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乃入國學名藉甚
比歸祭酒林瀚將賦詩贈之又三年第進士鄉人劉
健方枋國衆謂景明必獲館選而健雅惡浮文士以
故不與居二年授中書舍人當是時李夢陽康海王
九思邊貢皆好古文詞景明悉與之締交數子中夢
陽尤雄駿景明後出遂與頡頏正德改元劉瑾竊柄
上書吏部尚書許進勸其秉正毋撓語極激烈已遂
謝病歸踰年瑾盡免諸在告者官景明坐罷瑾誅用
李東陽薦起故秩直內閣制敕房李夢陽獄起衆莫
敢直上書吏部尚書楊一清救之九年乾清宮災疏

指斥時政言義子不當蓄邊軍不當留番僧不當寵
宦官不當任留中久之進吏部員外郎直制勅如故
錢寧欲交驩以古畫索題景明曰此名筆毋污人手
留經年終擲還之師御史沒宗卿奸人廖鵬聘之棺
將結歡朝士景明曰御史生不苟受今可受污地下
哉倡僚友共斂之竟却其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提
督學政將鵬弟太監鑾鎮守関中橫甚諸參隨還二
司不下馬景明獨執而撻之自是無敢不避其教諸
生尚以經術世務不崇文藝遴秀者于正學書院親
為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舉業外別有經學習

為一變嘉靖初遇疾乞歸未幾卒年三十有九景明志操耿介尚節義而鄙榮利與李夢陽並有國士風兩人為詩文初相得甚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諆蓋夢陽主摹倣景明則主創造由是各樹壁壘相持不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其詩則秀逸穩稱視夢陽之粗浮剽竊反為過之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並稱四傑莫敢軒輊焉獨其持論謂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之法亡于謝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之法亡于韓大為識者所譏所著雍大紀三十卷何子

十二篇詩歌千餘首雜文數百篇並行于世兄景韶
景暘皆舉于鄉景韶有孝行仕終東昌府通判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資穎特家不蓄一書而無所
不通自為諸生已工詩歌與里人唐寅友善寅言之
沈周楊循吉由是知名常作談藝錄論古今作詩之
法人多稱之舉弘治十八年進士孝宗遣中使問禎
卿與華亭陸深名深遂得館選而禎卿以貌寢不與
授大理左寺副以不習法比乞改學職便養當事不
許無何坐失囚貶國子博士禎卿少與祝允明唐寅
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其為詩喜白居易劉禹

錫既登第與李夢陽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然其故習猶在故夢陽譏其守而未化晚年好長生之說有道士自西南來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謂冲舉可立致已而見王守仁與劇論守仁三不答禎卿悟懇請守仁微示聖學之旨禎卿惝然遂欲從學而時已抱病未幾遂卒年三十有三正德六年三月也禎卿體癯而神清詩鎔鍊精警為吳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談者率與李何並稱云

子伯虬舉人亦能詩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祖寧應天治中父節代州知州

貢年二十舉于鄉遂第弘治九年進士除太常博士久之擢兵科給事中孝宗崩疏劾中官張瑜大醫劉文泰高廷和用藥之謬又劾中官苗逵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其年改太常寺丞出為衛輝知府改荆州並能其官歷陝西河南提學副使以母憂家居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太常少卿三遷太常卿督四譯館擢刑部右侍郎拜戶部尚書並在南京貢早負才名美風姿諳吏事所交悉海內名士久官留司優閒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都御史汪鋐劾其縱酒廢職遂罷歸貢好蓄書積至數萬

卷一夕焚之俄盡乃仰天大哭謂甚于喪己遂得疾不起年五十七有華泉集八卷貢所學長于詩弘治正德時朝士有稱十才子者謂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鄭善夫朱應登顧璘陳沂及貢也吳人袁袠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然邊稍不逮祗堪鼓吹三傑耳世以為然

王九思字敬夫鄠縣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正德時劉瑾出翰林為部曹九思得吏部主事不數月再遷至文選郎中瑾誅諸翰林俱復故任九思居職自如無何言官交章擊瑾黨謂九思乃瑾及

張綵鄉人故獨得美秩坐謫壽州同知踰年言官再擊瑾餘黨遂罷歸先是李東陽主盟文壇九思初應館試效其詩體遂得首選東陽頗親待之既而李夢陽康海輩倡為復古之說相與訾謷館閣九思欣然從之亦時時有所彈刺東陽不能無憾以故兩遭抨擊皆不為之地九思既壯年放廢無可發憤悉見之于詩又為傳奇雜劇力詆東陽嘉靖初有議召九思與修實錄者或言傳奇中李林甫固指李東陽其引楊國忠乃指楊廷和也議遂寢時康海亦以劉瑾黨被廢兩人居相近時時過從談讌徵歌度曲用相娛

樂九思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習盡其技而後出之海内妙于歌彈酒既酣或彈或歌更奏迭舞雖一時老樂工亦自謂弗如也如是者數十年年八十四而終九思才故高詩文敏捷然獨長于詞曲談者謂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而關中人推其詩文以為一代宗匠殆過情之譽云弟九峰御史山西按察副使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幼與群兒嬉輙為之師父授以書嬉如故怒欲撻之明日課所業無可撻者乃已弘治十一年舉于鄉入國學于書覽而不誦卷其意而

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誠虛吾襟求夫傳之人而友之則傳不在彼而在我矣故其居國學也十九在外日尋友朋而文亦日進十五年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時李夢陽倡復古學厭排李東陽海與王九思何景明朱應登輩起而應之高自標榜務氣翕集相與訾議東陽及館閣諸先達詩文由是忌者頗衆正德初劉瑾亂政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而海不肯往及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其婦弟左國璣曰事迫矣非康子莫能救乃趣夢陽書片紙曰對

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而國璣又自為書懇之海曰是誠在我我何惜一往不以活故人乎即往謁瑾瑾聞其來則大喜延之入內且與飲酒語久之瑾曰聞自來狀元無若先生詢為我關中生色曰如海何足道近來關中有三傑公知之乎瑾曰何謂三傑曰昔三原王公秉銓能進賢退不肖一也今則有密勿親信在帝左右者瑾知其謂己益喜因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曰如海何足道此一人乃當今李白也瑾固問則曰此不敢言昔高力士輔佐明皇至貴倨也而李白乃使之脫靴力士亦不

為竹千載以下孰不稱其大度璉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死海即起辭曰北海所以不敢言也璉固留曰先生但飲酒我知之矣明日即釋夢陽弗治且欲擢海為吏部侍郎固辭而止然自是頗與往來尋丁母憂塗遇盜資斧盡失海揚言此非我物乃太監劉公所寄者所司懼急斂財與之語聞都下人言益籍籍及璉誅言官交章劾璉黨海與焉遂削籍為民海既被廢縱遊秦中諸名勝已而家居放情聲色徵歌選妓日不暇給嘗于生日邀名妓百人為百年會酒既酣各書小令一闋分送諸王邸曰

此差勝錦纏頭也侍郎楊廷儀者大學士廷和弟也過武功留飲甚歡自起彈琵琶侑酒廷儀從容言家兄比來殊相念何不以尺素通海遽怒擲琵琶撻之廷儀走追而罵之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乞官耶海誼罵親故工于樂府兼通曆象太乙六壬醫經藝術惟博奕鄙而不為年六十有六以嘉靖十九年卒

張鳳翔字光世洵陽人生有異質落筆千萬言左手横書瞬息盈紙角尚丱舉弘治五年鄉試居七年第進士授戶部主事年少負才公卿貴人求識面無虛

日鳳翔亦頗自喜居六年移疾歸未幾卒年甫三十鳳翔與李夢陽同舉于鄉又同官戶部其繇稱出夢陽上而鳳翔頗推遜以兄事之及卒母七十餘歲子七歲貧不能自存夢陽上書孝宗請賜養其母子得旨報可其詩賦有使陵集六卷夢陽以王粲王勃擬之鳳翔之後關中人文學可稱有張治道王𤩎許宗魯喬世寧之輩治道字孟獨長安人正德九年進士歷長垣知縣刑部主事與同官亳州薛蕙咸寧劉儲秀胡侍結詩社都下號為西翰林謝病歸坐大計落職日與康海王九思遨遊終南鄠杜間相倡和為詩

其持論力詆李東陽而尚推崇夢陽以為筆參造化蓋關中人士之論大率如此不獨治道也里居三四十年有太微前後集謳字舜夫白水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工部主事刑部員外郎出為宣府兵備僉事引疾歸卒年甫三十六謳風神散朗負氣任俠好為詩自通籍至捐館纔九年詩至千六百首名彭衙集自以有高才而無貴仕故多煩促噍殺之音宗魯字東侯咸寧人謳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林居十七年京師被寇薦起故官守昌平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復被劾歸宗魯

能詩文兼工行草其才足集事所至有建樹然恢豪縱能自度新聲每夜置酒爲樂賓客亦日進同郡何棟西蜀楊名俱放之棟官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其後房彝妓尤盛而文彩無聞宗嘗有少華諸集數十卷世寧字景叔耀州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官止四川按察使幼有異稟日記數千言博識好問迄老不衰有詩文曰丘陽集關中自李夢陽康海王九思後作者迭興若呂柟馬理韓邦奇邦靖馬汝驥胡纘宗趙時春王維楨楊爵輩彬彬質有其文而治道輩鼓吹之一時號爲極盛自時厥後此風遂衰

田汝耔字勤父祥符人弘治末舉進士授行人正德四年擢刑科給事中時群奄放濁在位者率黷貨附權汝耔獨挺立其間遇事斤斤自信會輔臣虛位爭進者類欒徒汝耔言當用大臣忠諫去國如韓文等不當用匪人被旨詰責七年劾山東布政使丕時及一僉事兩知府其人多罷去明年又極論四川總兵官時源玩寇殃民至撻辱漢中知府楊一鈞請重加逮治有庇之者置不問旋出為江西提學僉事正士習勵之以古學時天下學臣皆無關防印記交承之際黠吏易以作奸汝耔以為言乃命普給嘗遵勅諭

奏薦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等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又薦養病御史宋景及舉人劉養正而劾縣令教官不職者十餘人御史及他監司以為僭已共騰謗言十二年大計遂坐不及調山西再遷湖廣副使乞休去家居十二年卒初官行人時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王廷相孟洋輩相切劘為詩古文號中州十才子既謝事力田養母杜門讀書嘗慨六經傳注紛然靡統字稱句櫛思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有詩文集行世弟汝楙字深甫游李夢陽之門與左國璣齊名人呼為田左少登鄉薦十三試不第乃謁選官終

兵部司務亦有詩集洋字望之信陽人景明妹婿由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卿有集十七卷同里戴冠字仲鶡樊鵬字少南並舉進士學詩于何景明冠仕至提學副使鵬陝西按察僉事並有詩集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童時即諳聲律稍長通經史百家言年二十三舉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時劉麟徐禎卿顧璘號江東三才子應登晚出遂與齊名歷延平知府陝西提學副使闢正學書院選高才生肄業其中至者以數百被論謫雲南尋遷右參政罷歸先是劉健當國不喜浮華士李東陽主

風雅後進有文若石琮羅玘邵寶儲巏何孟春魯鐸汪俊錢福顧清華咸出其門而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及應登乃自立門戶持論往往相左以故宦途多不達應登才故高性頗傲忽或當筵落筆一掃千言在坐者不得交一語由是僚友見妬蜚語遂騰年五十而卒子曰藩舉進士官九江知府亦有詩名當應登時維揚人士以詩文名者又有蔣山卿趙鶴蔣山卿字子雲儀真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工部主事與同官何遵等諫武宗南巡下詔獄廷杖謫南京前府都事世宗立召復故官歷河南知府調潯州又調

南寧以征思田勞進廣西右參政罷歸山卿髫年學詩弱冠游南京謁顧璘朱應登得其指授既釋褐與同年生薛蕙相討論詩律益工有南冷休園二集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建昌知府為劉瑾所惡謫南安同知常督兵擊賊兵敗被執知其賢釋歸遷金華知府有善政擢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未赴服除改官山東時學校法弛鶴嚴為澄汰去者過半士洶洶為流言鶴即謝病不待報而行生平嗜學迄老不衰為詩恥凡語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晚注諸經考論歷代史正其謬誤有

書經會註諸書

李先芳字伯承濮州人生而早慧風姿甚都年十六選尚公主已而卻還當補諸生辭不受弱冠舉嘉靖十年鄉試又十六年成進士先芳早負詩名及是與吳維岳王宗沐袁福徵謝榛李攀龍輩結為詩社招其同年生王世貞入之文酒雍容相得驩甚踰年授新俞知縣討平境內大盜論誅殺人巨豪數人吏民畏服嘗豎一富人究其人以硯獻付之藏吏異日發之則銀也立叱還之入為戶部主事父服除起改刑部是時海內詩人若宗臣張九一張佳胤徐中行及

王世貞輩並列部曹恣與之倡酬爲樂尋擢尚寶丞尚寶多任子先芳素負才倨傲視如嬰兒及冊封德藩邸先芳鄉土長吏進謁略不爲意還進少卿兩御史出巡方當從尚寶受印目從吏使前先芳詑曰印當授繡衣乃授黑衣耶御史甚恚又嘗以詩詞得過而吏部及大計其人比而構之坐謫亳州同知益倨傲奴視僚屬苛法繩諸生群相騰謗及遷寧國府同知竟中讒被劾落職歸家放高對既被黜益治生富甲列郡然爲人任俠好施遠近多食其德大構園亭畜聲妓時招賓客縱飲性解音律善琵琶雖江東名

手無以過也優游林下年八十四而卒初都下詩社本倡自先芳其後李攀龍王世貞名盛互主文柄七子五子一日皆不及先芳不能無憾世貞後為廣五子詩追錄先芳及吳維岳而兩人皆諱言之酒後耳熱少年用片語微挑先芳輒怒目嚼齒不撤而罷鄉人邢侗以御史按吳訪世貞而歸先芳與極論其本末語已日直上視氣勃勃發順頰間拍案覆杯酒衣沾濕其戍中好勝如此所著有大學古本四書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東岱山房稿四十卷及他雜著又十餘種

吳維岳字峻伯孝豐人伯父麟父龍皆舉進士官監司維岳舉嘉靖十七年進士知江陰縣入為刑部主事歷山東提學副使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有平群冦功以人言論調遂歸維岳初師事唐順之及在部署與先芳華攻詩咸有時名維岳尤為同社推重已而進王世貞于社實弟畜之及李攀龍詩名大盛世貞遂舍吳而歸李維岳盛氣欲奪之不能勝乃罷去不復與七子五子之列故世貞明詩評頗貶之

于稼燈字翁晉以父任歷官雲南府通判亦以詩名

袁福徵字履善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歷郎中俺荅圍京師兵部尚書丁汝夔既論辟欲并殺職方郎中王尚學福徵爭不可坐謫沔陽知州稍遷黃州府同知終王府長史福徵詩集悲富每一題輙浸衍百餘首省揔詰屈不爲識者所稱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爭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遂有聞于時西游彰德趙康王賓禮之尋入京師脫盧柟于獄朝士多其誼爭與交驩當是時李攀龍王世貞輩結社燕市榛實爲之長而攀龍次之及攀龍名大熾榛與論生平頗相鐫責攀龍遂

貽書絕交世貞諸人咸右攀龍力相排擯削其名于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廣秦晉諸王爭相延致大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攀龍輩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卒榛乃歸萬曆元年冬復游彰德王曾孫穆王亦賓禮之酒闌樂止命所愛賈姬獨奏琵琶則榛所製竹枝詞也榛方傾聽王曰此即先王所作也請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安足污佳人玉齒請更製以備房中之奏王曰幸甚詰朝上新詞十四闋姬悉按而譜之明年元夕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禮

而歸姬于榛榛載以游燕趙間又明年冬至大名客請賦壽詩百章至八十餘投筆而逝當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勝者熟讀之以會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浩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合力擯榛其稱詩之指要實自榛發之

盧柟字少楩濬縣人家素封入貲為國學生博聞强記落筆數千言不休為人跅弛好使酒罵座常為具召邑令令有他事日晏不至柟大怒撤席滅炬而

卧此令至則栴已大醉不能具賓主禮全深銜之栴嘗樓其役夫旬日而役夫為墻壓死令捕治栴論死繫獄破其家會里中兒為役卒恨栴笞之數百謀以土囊壓殺之為他卒解救栴居獄中感奮益讀其所携書作幽鞠放招二賦詞旨沉鬱謝榛見而嗟賞之携入京師見諸貴人泣訴其冤狀且曰生有一盧栴不能救乃從千古哀沈而弔湘乎會平湖陸光祖為濬令因榛言平反其獄栴得出走謁榛榛方客趙康王所立召見栴禮為上客諸宗人以王故爭客栴栴酒酣罵座如故及光祖為南京禮部郎栴往訪之因遍遊吳會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

三日卒柟騷賦最為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為人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九歲而孤家貧自奮于學稍長為諸生即與友人許邦才殷士儋學為詩歌已益厭訓詁學日讀古書里人共目為狂生弗恤也舉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明年請假歸益下帷讀書居二年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為順德知府部內有種馬場歲入租于官監司以為營馬牧地增至二千七百餘百攀龍為請悉歸之順德九縣不當真定十之三而歲輸工部額徵乃與之埒攀龍力爭得減三之一沙河驛卒送過客越永年而抵邯鄲涉百七十

里而送在邯鄲者亦然攀龍增驛于永年兩縣始不告病其他裁濶狹寬民力者悉多上官交薦擢陝西提學副使攀龍以所涖地即古西京思以古學倡多士而鄉人殷學為迎撫檄令屬文攀龍怫然曰文可以檄致耶拒不應會其地數震念母思歸遂謝病故事外官謝病不再起吏部重其才用何景明例特予告歸構白雪樓于田間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名日益高賓客造門率謝不見即撫按大吏亦然以是得簡傲聲獨故交殷許輩見從靡間時徐中行亦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得也

歸田將十年隆慶改元薦起浙江副使改左參政賫表入都道擢河南按察使攀龍至是推亢為和圓方互用賓客亦稍稍進無何奔母喪歸哀毀得疾踰年疾稍間一日心痛遽卒年五十七攀龍之始官刑部也李先芳謝榛輩方倡詩社往與焉時王世貞初釋褐由先芳得入遂與攀龍定交相得歡甚明年先芳出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來入是為五子未幾徐中行吳國倫亦來乃改稱七子當是時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以故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已而榛被擯攀龍遂為之魁其持論謂文

自西京而下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于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異口一詞非其黨則詆之為宋學雖唐順之王慎中亦不免然七子中獨攀龍才最高其名亦最著顧獨心重世貞即諸子亦視之蔑如自是天下並稱為王李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為何李王李迄數十年猶守其說不廢其為詩務以聲調勝而虛氣浮響全無真性至更易古樂府數字便掩為己作文則冗長沉晦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當其時有識者已多抉摘之而攀龍不悟也其自號滄溟有白雪樓集三十卷邦才字殷卿舉嘉靖

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歷永寧知州德周二府長史與
攀龍共為詩名海右倡和集評者謂攀龍詩多客氣
邦才溫厚或過之士儋官至大學士自有傳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兵部侍郎倬之孫右都御史
忬之子也生有異稟書經目終身弗忘十五咏寶刀
長老稱異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年方十九已好為
詩古文及官刑部主事入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
詩社名遂起已而諸人多外遷又與李攀龍益招宗
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輩入之相與紹述何李排
擊王唐好為大言以撼世世之敢名者爭附焉蓋世

貞才最高年最少氣最豪地望又最顯而其為人頗
虛懷善下故其名更出諸人上然其于吏事亦不廢
累遷員外郎郎中久于刑曹甚剸決不畏彊禦奸人
閻姓者犯法錦衣都督陸炳匿諸家欲貸其死世貞
竟捕得之炳介嚴嵩以請亦不許及楊繼盛下吏時
周其湯藥其妻訟夫冤又為代草既其死也復棺斂
之嵩益大恨吏部兩擬提學皆不用乃用為青州兵
備副使青故多盜募壯士教之射申保甲重懸賞格畫
地為界以義官統之盜即時捕獲者為上不出境獲
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其始起不覺察者所過

而巡徼不傳捕者皆罰受賍致緩者立杖死行之期
年益為衰息三十八年五月父忬以濼河失事論死
繫獄世貞解官奔赴與弟世懋議叩閽請代諸貴人
語之曰此無益速乃翁死耳忬亦于獄中止之乃僦
居委巷兄弟日蒲伏嚴嵩門涕泣求貸嵩亦時為謾
語相寬戒毋激上怒弟不欲遽釋弛邉臣心耳兩人
又日囚服跽道傍遮諸貴人輿搏顙乞救諸貴人心
憐之而畏嵩無敢言者明年十一月竟伏尸西市兄
弟哀號欲絕持喪歸蔬食三年不入內寢既除猶却
冠帶苴屨葛巾不赴宴會穆宗隆慶元年八月兄弟

詣闕訟父冤言為嚴嵩所害時相徐階左右之乃復
忬官世貞意不欲出會詔求直言疏陳法祖宗正啟
名廣恩義寬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賞練兵實八
事曰此可藉手報主恩矣無何吏部用言官薦以副
使涖大名世貞猶不欲出李攀龍諸人以大義曉之
乃起就官大名之俗女將嫁其親族聚而飲食之彌
月不止娶婦亦然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其遣喪也
一如嫁娶一喪而中人之產亦去半世貞至嚴定禮
制俗為之變明年移浙江右參政湖州久雨富人閉
糴粟翔貴世貞首捐俸易粟郡縣又縉紳應之而令

富民入粟給冠服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民以不饑尋遷山西按察使以母憂歸服除起補湖廣旋改廣西布政使入為太僕卿萬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數條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計有奸僧偽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令郡邑供張世貞曰宗藩有禁不得出城而詭張如此必偽也密使人跡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諸邸崇王賜以橄轎紅杖故所至橫行而奸人李汝貴等為之輔捕而訊之則平涼民人賀祿也遂服事時張居正枋國以世貞同年生有意引

之而世貞不甚覩附所部荊州地震廬舍多圯引京
房占謂臣道太盛坤維不寧以諷之王生序江陵令
居正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以故積不能堪四年
六月稍遷南京大理卿給事中楊節卿論罷之六年
八月起應天府尹南京科道又交章論罷時同里王
錫爵忤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有女字徐參議子及
將出閣自言學仙不肯行徐氏子遂幽憂死已錫爵
言其女仙去築曇陽觀祀之世貞為作曇陽大師傳
遂焚筆硯謝賓客與錫爵並稱奉道弟子結廬共居
修持甚力與時所好圖籍彝鼎書畫悉棄之他人不

復揣意事聞京師人言籍籍于是給事中牛維炳御史孫承南交章擬論請毀其觀焚其傳刻而承南詆世貞尤力章下禮部尚書徐學謨以居正素憾此二人將有所行遣慈聖大后聞之遣中官語居正曰神仙者何與人事言官乃抨擊之居正意絀事乃寢而南京給事中吳之美疏又至報聞而已顧一時名士若趙用賢沈懋學及世貞弟世懋咸受教稱弟子聞者哂之居正既沒十二年二月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辭疾不赴十二年十月錫爵已秉政而同郡申時行為首輔乃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世貞為副都御

史及大理卿應天尹與侍郎品皆正三世貞通理前
俸得考滿廕予十七年六月擢南京刑部尚書御史
黃仁榮言世貞先任皆被劾不當計俸據故事力爭
吏部引近例爲解已得俞旨世貞竟三疏移疾明年
三月得請又明年卒于家年六十有五世貞始與李
攀龍狎主文柄及攀龍沒獨操其柄二十年及聲華
意氣既足以籠蓋海內而鴻文快筆又足以鼓一世
之賢豪而奪其氣故天下學士大夫以及山人詞客
衲子羽流莫不奔走宇下受其品題片言褒賞聲價
驟起自古文人家除名主風雅領袖人倫未有若世

貞之盛者也顧其時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而言不稱其實貌似而不得其神迨其晚年攻者漸起世貞亦自悔之而天下猶沿其初習彌望皆黃茅白葦致萬曆以後天下遂無古文未必非世貞之罪也自號鳳洲又號弇洲山人所著弇洲四部稿及續稿多至數百卷又有藝苑卮言弇山堂別集並行于世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舉進士即遭父變居憂一如其兄父既昭雪始謁選為南京禮部主事歷陝西福建提學副使再遷太常少卿先世貞三年卒世懋亦好學善詩文名亞其兄世貞力推

引之以為勝己其友李攀龍汪道昆輩因稱之為小美有文集五十餘卷世貞子士騏字冏伯舉鄉試第一登萬曆十七年進士終吏部員外郎亦能文

梁有譽字公實南海人父世騎進士福建按察僉事有譽好古嗜學偕其友歐大任黎民表輩師事香山黃佐學詩古人舉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與謝榛李攀龍王世貞宗臣結詩社其作五子詩首榛而攀龍輩次之生平砥礪名行旅食三年蕭然一室以念母將告歸或言吏部郎缺已議調有譽笑曰吾自欲歸耳豈厭此部而一銓部郎能縻我哉竟去

不傾歸則杜門讀書御大吏辭不見後將游羅浮已行而颶風大作止宿田舍三夕得疾還遂卒年三十有六有比部集八卷有鑿善相人術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年奈何已自歎曰吾先子往亦不久于世矣後六年臣果卒亦三十有六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入五子之社為吏部尚書李默所知調考功已而謝病築室百花洲上讀書其中默復召為吏部移移書趣還乃起故官移文選進稽勳員外郎及默為嚴嵩搆死并惡臣擬黜之有救者獲免然竟出為福

建參議會倭寇薄城臣守西門鄉民被難者幾萬人號呼求入臣令開門納之或言賊且迫曰我在不憂賊也俄與主者共擊退之尋遷按察副使提督學政以强敏稱三十九年春得疾遽卒年甫三十六諸僚衆暨士民莫不哭之有詩文集十餘卷王世貞稱其詩天下奇秀雄放橫厲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以為上掩王孟下軼錢劉蓋諸子中之錚錚者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舉于鄉入南京國子監與梁有譽善已同舉進士為刑部主事尚書顧應祥其外舅行也令交李攀龍王世貞遂入七子之社中行美

姿容善飲酒工諧笑所交盡一時名士莫不喜之獨
莊事舉龍不敢以友進歷員外郎郎中出知汀州府
廣冠蕭五猝擁衆來犯郭外居民爭避入城守者閉
之有相陷藉死者中行亟戒勿閉而身坐城下引絙
别遠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屬邑受
指咸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瓏曁縶絮男
女數百中行遣兵解之盡奪還其俘策賊且走走必
由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而盡推功
于甫宰不自居甫宰竟得優擢尋以父憂歸起補汝
甯會大計坐前刑部事當謫士民遮道哭送久之補

長蘆鹽運判官居三月遷瑞州府同知旋擢山東僉事並以母憂未赴起改湖廣巡武昌大盜柯彩獻者負湖為盜舟藪中行掩而殲之得其積貯以賑饑民所活以萬計由雲南叅議歷福建副使叅政按察使遷江西左右布政使以萬曆六年卒官僚屬咸哭士民亦巷哭中行性好容容無賢愚貴賤應之不倦故其死也人多哀之有青蘿天目二集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八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王世貞等倡詩社國倫最後入遂預七子之列擢兵科給事中楊繼盛死倡衆

聘送忤嚴嵩假他事謫江西按察知事量移南康推
官調歸德居二歲棄去嵩敗起建寧同知歷知邵武
高州二府遷貴州提學副使移河南左參政坐大計
罷歸國倫官京師時蔡汝楠以四川副使入覲與世
貞等會飲世貞高歌其夔州諸詠國倫假寐大鼾鼾
聲與歌聲相上下已而歌止鼾亦止其為人傲慢如
此及官河南汝楠適為巡撫待之坦然人以服其雅
量國倫才氣橫放跅弛自負好客輕財歸田之後聲
名籍甚噉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萬曆時
世貞既沒國倫猶無恙在七子中最為老壽有甔甀

洞稿前後數百卷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也其父舉進士官止大理評事允文年十三而孤十五為馬鞍山賦援据該博長老異之自是益汲古嗜學工詩文時邑人歸有光以古文名當世允文與之角立常患頭風暑月恒纍氈袷稍寒則以貂冒之年未及强即謝去諸生優游里舍客至焚香凭几竟日無凡語善書諸體皆擅長應酬揮洒頃刻數十幅以善病不能遠遊故雖食貧而能保其志王世貞與友善其定廣五才子以允文為首而李先芳吳維岳歐大任諸人次之年六十七而

終乞文雖與世貞交而不喜李攀龍詩于書不滿淮素于古人不滿郭有道其持論不苟同如此同時俞安期字羨長吳江人善詩嘗作長律一百五十韻贈王世貞世貞為之傾倒已而東訪汪道昆西謁吳國倫咸與結社因有搢紳間其狀貌若河朔傖父而才氣豪逸亦一時布衣之傑也所輯唐類函二伯卷詞家尚之

余曰德字德甫南昌人鄉舉入都兵部尚書王以旂延為子師時曾銑議復河套得旨褒嘉以旂亦以為良策曰德言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

兩人陰為敵曹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已而果然以旂乃大踐服及督師三邊邀曰德卿餞至則公卿以下畢集以旂肅容送諸門遍贊諸貴人曰微余生教吾殆不知死所余後日公輩人也由是益有聲尋舉二十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再遷郎中出為福建副使破延平劇盜徐子堅捍壽寧政和二邑寇並有功以忤巡按御史被劾歸曰德初官刑部值李攀龍王世貞輩結七子詩社已而謝榛被擯梁有譽歸卒引曰德及銅梁張佳胤補之無何攀龍出守世貞為政又引新蔡張九一補之俱名七子世貞詩稱吾

黨有三甫以此三人皆字甫也總又益以魏裳汪道昆號為後五才子諸子中吳國倫好狎侮以加宗臣輒不受加徐中行則受曰德翛然其間亡所加即加亦夷然不屑也曰德雖後入而年最長頗獨嚴事攀龍于攀龍詩涵嚼最深攀龍亦最推許然諸人雖自相標榜而五子之才又出七子下故當時亦鮮稱道之者九一字助甫後曰德三年舉進士以黃梅知縣課最推吏部主事遂入七子之社歷文選郎中南京尚寶少卿謫廣平同知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裳字順甫蒲圻人諸生時同邑廖道南以學士家居

責倨甚自負辨博所引說經史連挫諸生口衆獨答
辯不窮道南爲愧服與曰德同年舉進士授刑部主
事既與攀龍世貞輩交自以才不如益刻厲治詩書
非夜分弗輟歷員外郎郎中終濟南知府道昆字伯
玉歙人先曰德三年舉進士由義烏知縣歷福建兵
備副使四十二年倭陷興化副將戚繼光提浙兵八
千人至道昆一見奇其才與決策進討大破之增秩
賚銀幣俄進按察使特勅盡護諸道軍明年四月驟
擢右僉都御史代譚綸巡撫福建時倭患雖衰大盗
吴平又起道昆與繼光復討平之又明年福州衛軍

與中允陳謹家人聞謹出解之爲亂梃所傷月餘死
謹故以殿試第一人起家者也給事中岑用賓歸罪
道昆劾之遂解職候勘隆慶四年起故官撫治鄖陽
明年進副都御史移撫湖廣神宗立召拜兵部右侍
郎出閱薊遼諸鎮邊備時繼光鎮薊而李成梁帥遼
東並負威名道昆與協心籌畫數條上便宜悉報可
還朝進左侍郎以終養歸林居二十年年六十有九
卒道昆與王世貞爲同年生同交李攀龍輩學爲詩
古文然世貞不甚重之後張居正當國亦道昆同年
生其父七旬初度舉朝競爲頌美之詞獨道昆文當

其意並稱之世貞乃緣居正指筆之藝苑卮言謂文繁而有法者于鱗簡而有法者伯玉于是道昆名大起海內微名之徒不東走婺水則西走新安又以世貞嘗貳南京兵部並稱為兩司馬而道昆于詩文實無所解世貞亦深悔之以其官尊竟不能抑也自古文人竊盛名而紕繆不成章者無若道昆之甚其所著太函集識者亦不貴之

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御史貫之子也年二十舉嘉靖十三年鄉試與弟民衷民懷友人吳旦梁牧梁柱臣梁有譽歐大任從學于香山黃佐相倡和為詩嶺

南自孫貴王佐等五先生後詩學復興屢應會試不第慨然有隱羅浮之志母趣之仕始就銓授翰林院孔目遷吏部司務執政知其能文用為制勑房中書供事內閣四十四年改戶部主事轉餉大同復召典制勑屢遷本司郎中河南布政司參議俱直閣如故萬曆七年三疏乞休始得請民表性坦夷無城府善書學文徵明得其家法始王世貞主盟文壇進退天下士有續五才子之目民表其一也其詩文曰瑤石山人稿北游稿民表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歷吏部郎中出為廣西布政司左參政署司事會古田猺賊

率銀豹夜潛入城劫庫民衆急召衆禦之從者已散遂遇害民懷歲貢生善詩兼工書畫卒年八十餘有清居集歐大任字楨伯順德人早從黃佐學詩文侍其指授由歲貢生歷江都訓導光州學正以母病棄官歸後起國子博士終南京工部郎中大任雖馳騖七子之列而其詩猶存故習不盡變所守故識者有取焉年八十而終有虞部集行世

劉鳳字子威長洲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事左遷興化推官擢河南按察僉事罷歸以老壽終鳳嗜古博覽苦心鉤索著騷賦詩古文詞數

十萬言及他纂輯共數百卷見者驚其浩博名滿一時然其為文率餖飣堆積晦昧詰屈至不可句通人弗謂善也其後筆亭焉時可無錫鄒廸光亦以文章名而官皆不甚顯時可字元成御史恩少子也第隆慶五年進士仕至

提學副使好為古文辭藉甚有文集行世而學殊識畧踈駁補綴其才更出夙下廸光字彥吉萬曆五年進士歷黃州知府福建提學副使巡撫趙可懷責一諸生廸光怒解官徑去僚友挽之不可得越一日復自還為可懷所劾巡按御史并劾其不賀聖節詔貶二秩御史葉成遇言廸光

以狂悖被論而其貪殘縱恣在先任黃州尤甚不可不重按乃詔湖廣撫按官勘問迪光妻與申時行妻兄弟也竟得釋罪以故官派浙江旋移湖廣仍督學政其取士不守成格所錄首等或一縣數人或數十人或竟無一人凡所賞識多取科第去復被劾罷歸卜築惠山之下徵歌度曲詩酒驩娛樅園亭聲色之樂時邑人顧憲成高攀龍輩方以理學風節相矜尚而迪光獨耽于聲樂故不爲清議所容然以文章擅名江左嗷名者亦競歸之其前後集三百餘卷繁縟穠艷雜奏怏浩富爲識者所多重之蓋萬曆中葉臨

世貞筆既沒文章之柄無所屬一時高才無如湯顯祖屠隆而皆偃蹇不得志于是迪光與元成乘間而起思狎主文盟顯祖隆亦漫推之兩人喜互相雄長而一時無識者亦遂翕集其門兩人益復然自大以時輩作者故虛譽隆溢云

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父裕福建布政使維楨舉隆慶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萬曆時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出為陝西右參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沉外僚幾三十年同年故交多在要地絕不通殷勤異內召天啓初以布政使家居年已七十餘矣會朝議登

用耆舊召為南京太僕卿旋改太常未赴聞諫官有言力辭不就時方修神宗實錄僉以維楨擅史才且通籍五十餘年熟諳先朝政事宜領史局給事中薛大中特疏薦之未及用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復薦之乃召為禮部右侍郎甫三月進尚書並在南京維楨本緣史事起用乃館中諸臣憚其以前輩壓己故不令入館而但超遷其官維楨亦自以年衰明年正月力乞骸骨去又明年六月卒于家年八十崇禎時贈太子太保維楨弱冠登朝倚閣强記與同館許國齊名館中為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李

李時王世貞再起主文柄有末五才子之目謂維楨及屠隆趙用賢魏允中胡應麟也性不能飲不喜博奕亦不問家人生產讀書之外泊然無所嗜為人樂易獨達賓客雜進有背負者窮而來歸遇之甚厚弟維楨很戾無狀友愛有加其文章弘肆有才氣海內請求者殆無虛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至炤燿四裔門下士爭招邀蜀人大賈受取其金錢代為請乞亦應之無倦藐然負海內重名者三四十年然其文率意應酬殊乏精彩識者亦不甚重之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三卷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父僖雲南按察副使應麟幼而能詩從父宦遊所至輒有題詠名傳都下萬曆四年舉于鄉不第謁王世貞于家盛相推挹世貞喜登其名于末五子之列應麟益自負歸語人曰王公許我狎主齊盟自令海內文士當捧槃盂而從我矣初世貞著藝苑巵言雖貫古今文士一時盛傳之晚而自悔嘗曰作巵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但行世已久不能復秘惟隨事改正勿誤後人而已應麟亦為詩藪二十卷奉巵言為準繩凡巵言所入則主之所出則奴之其大指顯

千古之詩莫盛于有明李何李王四家四家之中牢
籠千古總萃百家尤莫盛于世貞詩家之有世貞集
大成之尼父也又從世貞而下推及于其弟世懋
吳國倫汪道昆之儔謂皆殆聖體貳之才世貞初喜
其貢諛推許併至且生為立傳後乃大悔悟語及詩
藪輙掩耳不欲聞而應麟不知也然應麟才故高築
室山中貯書四萬餘卷多所漁獵其撰著亦甚富浙
東人論文學者必及之
屠隆字長卿鄞人生有異才學詩于沈明臣落筆數
千言立就族人兵部侍郎大山里人兵部尚書張時

徵奇之共相延譽名益噪舉萬曆五年進士除穎上知縣調繁青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遊覽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許然于吏事不廢士民皆愛戴之入為禮部主客主事西寧侯宋世恩好詞賦慕隆名將師事之隆不可乃以兄禮事十二年九月世恩置酒張戲大會賓客酒酣客醉淋漓傾倒世恩謂隆先生既以弟畜我異日弟婦將拜太夫人及嫂夫人堂下座客多聞此言已而山人預燕者將為人述其事而世恩亦向人自詡屠先生乃肯與宋生通家刑部主事俞顯卿者素傾險無行嘗以排陷同列為隆所詆顯卿

聞而憾之至是訐隆與世恩淫縱詞連禮部尚書陳經邦隆等上疏自理并列顯卿挾仇誣陷狀所司乃兩黜之而停世恩俸半歲隆歸道青浦父老為歛田千畝請徙居隆不許但歡飲三日竟謝歸隆來髮名高睥睨一世及是壯年被放不自聊益縱情詩酒好賓客然家故貧又不善治生家益窘乃買文為活其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答友人書自述其所作謂姿敏而意踈姿敏故多疾速意踈故少精堅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嘗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咏嘆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奕口占詩文我占

彼書書不遠占非不欲求工厭物而姿性使然雖復苦心屬毫擱筆不下亦僅如是耳時同邑余寅與陰友善其為文非搆思積月不能脫藁兩人並以古文名而遭逢懸絶如此陰既不得志嘗出遊自放後寄情仙釋自號出世晚年一無所遇為大言以自慰而已初號綷真後更號赤水卒年六十有三有由拳白榆采真南游諸集其未行者有絳雪樓集子婦沈氏天孫翰林宜城沈懋學女也與陰女瑤瑟並能詩陰有所作兩人輒和之陰詩所謂但有圖書運都無針線箱是也天孫卒年二十一瑤瑟二十七兩家兄宗合刻其詩曰留青艸

余寅字君房鄞人生而雋拔從里師授書每爲所屈及壯益喜讀秦漢以上書發爲古文名動一時舉萬曆八年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典外蕃賜衣日與承運庫内侍交接易衆指寅一準以法歲省三千金人謂余君眞水部也遷禮部精膳員外郎進郎中陳正風俗十事出爲陜西提學副使直躬行道請謁路絶御史首録士考置下下最慎鄉賢名宦二祠一無假借遷山東左叅政引疾歸尋起故官涖福建御史林祖述以巡方至寅鄉里後進也毋行郡縣以自隨寅

不悦遂投劾乞休詔加太常卿致仕寅性高亢居官廉白自持官橐蕭然歸而息交屏迹耻以文章為博名貲四方乞文者踵至未嘗輕受其幣年七十七而終寅于一時文士罕所交接獨善吳人劉鳳文章亦多似之每作詩文必積思苦塗不輕命筆所著農丈人集盛有時名然艱深詰屈論者或少之同邑以詩鳴者有楊承鯤屠本畯承鯤字伯翼大理丞美益子少作詩有奇氣里人沈明臣異之贈詩擬以楊德祖名遂著長而詩益工貢入京師作薊門行一日名滿都下嘗以年家子謁王世貞世貞大賞其詩承鯤黙

然覺別去謂人曰以吾詩求王公一序有餘顧王劍儔大心慈客持片楮求譽輒津津不容口即監儒賈客人人自謂王公知己其知己多矣吾尚容厠其間哉又曰王公論歷下忠篤有餘朗鑒不足歷下持論道所得者鄒郭并歷下謂李攀龍也其不能隨流俗如此有西清碣石二集本畯字田叔兵部侍郎大山子好學有雋才以父任歷官福建鹽運同知持身廉白不名一錢時方用師朝鮮巡撫金學曾需餉急本畯言閩中鹽引舊歸勢家勢家昂其直轉售商人故商病而公家亦絀令鉞盡給商人稍減其直則利歸

公家學嘗從之果贏萬金自是遂為承制居三年移辰州知府以慈惠得民會播州皮林逸用兵饋運無乏當叙功而本暎性好客門外車騎交錯後堂日置酒上官聞之不悅移書其父執謂曰叔家有園亭絲竹足娛賓客此吏事不足煩遂罷歸本暎風流蘊藉工詩文善談笑至老不廢書或言公何自苦答曰吾于書饑以當食渴以當飲欠伸以當枕席愁寂以當鼓吹無所苦也是時任子以文學行誼著稱者獨本暎及常熟瞿汝稷人無間言著有太常典錄及詩文稿十餘種

董其昌字元宰華亭人父漢儒有學行其昌初就塾比夜父從枕上授經悉能誦記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皇長子出閣充講官因事進規皇長子每目屬之坐失執政意出為湖廣副使移疾歸起故官督湖廣學政士論不附黃州生儒數百人鼓譟毀其公署其昌拜疏求去帝不許而令有司按治其昌卒謝事歸起山東副使登萊兵備河南參政並不赴光宗立召為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事天啟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讀學士時修神宗實錄命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其昌廣搜博徵錄成三百餘

本傚史贊之例繫以筆斷書成表進有詔褒美明年秋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尋轉左五年正月拜南京禮部尚書時攻在奄豎黨禍酷烈其昌深自引遠踰年請告歸崇禎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屢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贈太子太傅福王時謚文敏其昌天才俊逸少負重名于書畫亦並擅絕初華亭自沈度沈粲後若張弼陸深莫如忠及子是龍皆以善書稱其昌後出超越諸家獨探神妙始宗宋米芾後遂綜晉唐諸帖而變化之畫亦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瀟灑生

勤非人力所及也精于品題四方造請無虛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又雅通佛理蕭閒澄脫終日無俗況人擬之米芾趙孟頫云同時以善書名者臨邑邢侗順天米萬鍾晉江張瑞圖時人謂邢張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遠甚

論曰明初之文自金華義烏而外遂得胡翰蘇伯衡而下若而人其學固各有師受要皆出入經史自成一家庶幾所為作者之林與厥後才子高名標榜日衆考其先後唱和不過以聲調取長華藻競俊號為銳意復古僅得其皮毛影似而已豈誠有當于昔人

著述之精微與至于牢騷悲憤發為呻唫聲之蚓竅蠅聲啁啾細響大雅有作夫豈其然而最下者則又餖飣陳腐觀之令人嘔噦一時無目者未嘗不騖趨之征逐虛聲徒取譁俗可耳命之曰文不大愧乎傳曰道德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二者無衡决弗通之理奈何至截而異之善哉宋金華文原一作實為揭其要領而東鄉艾氏文勦文妖諸說更足備學者之箴規苟並閣而弗觀則其去道為益遠矣嗚乎文亦豈易易也哉